

# 紐西蘭毛利教育的興起 與台灣原住民族教育之反思

ニュージーランドのマオリ教育振興と台湾原住民族教育についての内省  
The Rising of Maori Education in New Zealand and Introspection on  
Taiwanese Aboriginal Education

文・圖 | 鍾文觀 (花蓮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校長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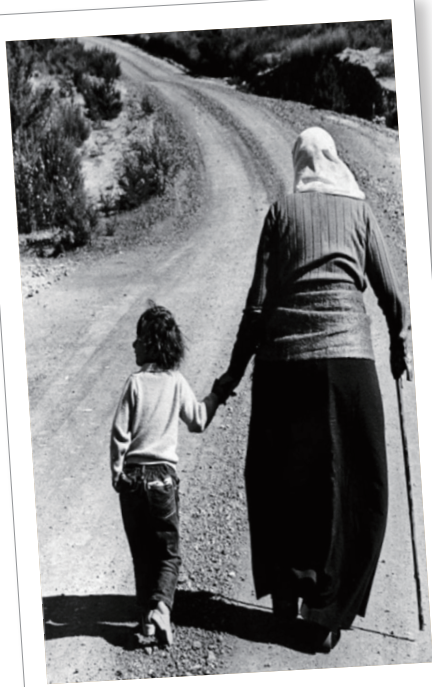
**談及** 原住民族被殖民所受到的剝奪與創傷，時常讓人感到悲痛和遺憾。1840年英國政權以不正義的方式跟毛利族領袖簽訂《懷唐伊條約》(Waitangi Treaty)，紐西蘭從此成為英國的殖民地。到了1850年，傳教學校開啟了紐西蘭殖民教育的歷史，當時的毛利教育政策在剝奪毛利人的教育權，瓦解毛利人的語言和文化，如同其它殖民國家，在紐西蘭英國文化被認為是最崇高的，導致毛利人有三到四個世代失去使用自己語言的機會。若用一個充滿美麗文化和語言的房子比喻毛利教育，《懷唐伊約條》簽署之後，英國人隨即關閉了毛利教育房，轉而開啟了英式的教育房，並將毛利教育的房子深鎖。在這期間，毛利

教育變成一種累贅，跟台灣原住民族過去所遭受的處境一樣，講母語會受到政府的限制和處罰。經過殖民教育百年來的剝奪，毛利語言已身受重傷，1975年時只剩不到5%的毛利學童能使用毛利語言。

### 毛利文化復興的草根運動

重建毛利教育是毛利文化復興最重要的實踐作為，也是當今世界原住民族去殖民教育的典範之一。時間拉回到1960年代，紐西蘭殖民教育對毛利人的剝奪在此時攀上高峰，毛利的文化和語言不僅面臨傳承的危機，也有越來越多的毛利學生在主流教育體系受到挫折，這要歸咎於主流教育系統象徵暴力所造成的傷害，也直接影響了毛利文化的存續。

為了挽救毛利語言和文



一對祖孫為引起社會對毛利語言復興的重視，從紐西蘭北島以步行的方式走到南島，吸引上萬人參與。

化，同時幫助在主流教育失敗的毛利人獲得成功的機會。1970年代之後，毛利人自主展開一系列爭取教育權利的草根運動，其中最廣為人知的莫過於1982年的語言巢(Kohanga Reo)運動，奠定了全毛利語教育的基礎。不只如此，之後



威靈頓Wharehoa語言巢，與毛利社區和家庭合作，提供全毛利語的學前教育環境。

相繼成立的毛利小學(Kura Tuatahi)、毛利中學(Kura Wharekura)和毛利大學(Wananga)也都是由毛利人發起的教育改革運動所形成。2004年Awanuiarangi毛利大學開設博士課程之後，完整的毛利教育體系才被建構完成，並帶領著毛利人跨步向前，成為當今毛利社會發展重要的基石。從毛利教育權利的發展來看，一旦教育被視為一種民族運動，民族教育共同執行的層級將屬於族群本身，而非壓抑在殖民政權底下，意謂著這些抗爭行動已經是一種毛利教育主權的運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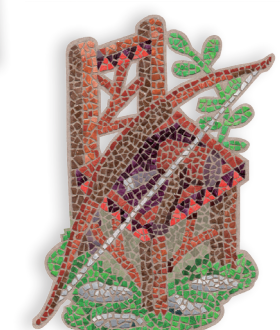
### 毛利學校是毛利教育的主場

自1980年代起，毛利教育開啟了毛利語言、文化復興的

里程碑，也就是從英式教育房開鑿一個條通往毛利教育房的通道，洞越挖越深，毛利教育的曙光也就越來越明亮。即便如此，紐西蘭教育部一直到1989年《教育法1989》(Education Act 1989)通過之後，才開始承認毛利教育體系的存在。在這之前，毛利人挺身而出解決殖民教育所帶來的不平等，堅持以毛利哲學為主體，發展出適合毛利人學習的教育體系，而不是去適應建構好的教育系統。即使創立初期不被紐西蘭政府承認，所擁有的教育資源也非常有限，卻有許多毛利父母清楚知道，他們的孩子屬於毛利學校。

毛利學校非常重視以毛利文化為主體的核心信念，提醒著毛利教育工作者要以毛利文

重建毛利教育是毛利文化復興最重要的實踐作為，也是當今世界原住民族去殖民教育的典範之一。為了挽救毛利語言和文化，同時幫助在主流教育失敗的毛利人獲得成功的機會。1970年代之後，毛利人自主展開一系列爭取教育權利的草根運動。



化和價值觀為中心來思考教育作為。紐西蘭政府出版的毛利教育戰略(Ka Hikitia: The Maori Education Strategy)開宗明義指出，毛利教育的策略在強化毛利教育系統的執行力，提升毛利學生的身份認同、語言和文化價值，確保毛利學生在教育上獲得成功，成為毛利人，成為能清楚瞭解兩種語言跟文化，在毛利與主流兩個系統下都可以生存的人。

Nga Taiatea是一所全毛利語的中學，該校的牆面上陳列了許多推動毛利語言、文化的



台灣原住民族追求公平正義的教育機會並沒有因上述困境而退卻，仍然為自己的教育找出路。2014年11月《實驗教育三法》頒布後，原住民族實驗教育運動紛紛展開，藉著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，希望建立一個能滿足原住民族語言、文化和價值觀學習需求的實驗學校。



重要人物，同時也陳列了國際名人畫像。Jade Tapine校長說：「雖然本校是全毛利語學校，但身為毛利人，不能畫地自限地只清楚自己的文化，需要透過認識不同領域的知識，讓學生擁有更多元的視野。」這就是以毛利思維創造毛利價值的多元文化教育觀點，展現出毛利自我文化的穩固性，以及吸納其它文化知識的包容性。



Nga Taiatea毛利語中學校園一景，看板描繪的是世界上解殖民運動著名的倡議者人物畫像。

#### 政府與毛利社群的合作機制

教育不只是向下扎根的培育機制，還包括在上層的政策改革和立法倡議。早期毛利教育的歷史有許多抗爭的活動，這些社會運動建立了毛利教育體系的完整性，也促成了紐西蘭將毛利人的教育需求納入《教育法1989》的立法，使毛利教育進入法制化的階段。紐西蘭的教育體系屬中央與地方分權二級制，中央為教育部，地方則由學校理事會負責，理事會有權決定學校的政策和經費的分配；紐西蘭教育部跟52個毛利社區也有合作的關係，社區可以透過管道提供教育部地方所認同的毛利教育。如此一來，毛利人可以透過機制直接參與教育部關於毛利教育的規劃和運作。

1992年毛利發展部（Te Puni Kokiri）成立之後，開始有了第二個政府部門參與毛利教育政策的規劃。雖然關於毛利教育的行政體系有二個部門，但毛利教育政策的實行、教育資源的運用與分配等，都還是由紐西蘭教育部負責；但必須接受毛利發展部以《懷唐伊約條》的規範來進行監督，以維護毛利人的教育權益。因此，為了達到由毛利人規劃執行毛利教育的做法，無論是毛利發展部或紐西蘭教育部，都必須跟毛利社區建立緊密的關係；而且這兩個部門的成員也被要求對《懷唐伊約條》的內容要有充分的瞭解，目的在避免因缺乏法律和文化的敏感度，損及毛利人的權益。由此可見，毛利教育從草根運動到



紐西蘭南島Ngai Tahu一所毛利雙語小學，以傳統戰舞Haka迎接來賓。

法制化，毛利人始終堅持自己的教育自己辦。

#### 台灣原住民族教育行動的反思

綜合以上所述，毛利教育的成功不是政府政策的施捨，而是毛利人主動開辦學校，自己爭取法制化而來的。台灣經過上百年的殖民歷史，公共教育對原住民族教育權利的剝奪影響至深，主流教育體系中的文化霸權至今依然如故，中華文化被當作是台灣社會主要的規範和有效的思想，即使保障台灣原住民族教育權利的《原住民族教育法》頒佈至今已有19年，原住民族教育仍處在國家教育體制的邊陲。1987年解嚴之後，體制內教育系統開放鄉土文化教育，但大多數的原住民族教育改革行動仍在體制

內的框架下進行，與主流教育競爭的結果，經常是處於被邊緣化的位置。

台灣原住民族追求公平正義的教育機會並沒有因上述困境而退卻，仍然前仆後繼地，為自己的教育找出路。2014年11月教育部《實驗教育三法》頒布之後，原住民族實驗教育運動紛紛展開，藉著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，希望建立一個能滿足原住民族語言、文化和價值觀學習需求的實驗學校。但是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仍受到體制內教育框架的限制，再加

上各地方政府迥異的原住民族教育思維，阻礙了原住民族實驗學校建構完整的主體性與獨立性。雖然過去半年以來，教育部國教署在原住民族實驗教育議題上投入了不少精力，也解決了部分實務上窒礙難行的窘境；但仍因為受到現行法律的限制，政府能給原住民族的改革空間還是極為有限。

毛利人透過社會行動建置出完整的教育體系，因為有清楚的理念和目標，吸引有意願的人一起跟著走，進而影響政府的立法和政策，實現毛利人在教育上做想做的事，再造一個新的毛利世代（regeneration）。反觀台灣若要實現當代原住民族教育的主權，意謂著必須要改變現有的遊戲規則，幫助原住民族學生擺脫學習不利的地位，確保他們在教育上獲得成功，進而能以自己的身份感到自豪，成為一個真正的人（masatamdaway，阿美族語）。◆



#### Sifo Lakaw 鍾文觀

阿美族，花蓮縣玉里鎮Lohok部落人。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博士班。曾任花蓮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校長。現任台灣阿美族語言永續發展學會秘書長、Masatamdaway阿美族學校籌備小組成員、小米穗原住民文化基金會董事。